

T2460/7282j

5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7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Rinsokaker

DEC 7 1967



史通通釋卷九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珍藏印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

姪

錦雲章紱

男

敬輿子洪參釋

敬思瞻季

內篇

覈才 第三十一

夫史才之難其難甚矣晉令云國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郎初至必撰名臣傳一人斯蓋察其所由苟非其才則不可叨居史任釋起言史材實歷觀古之作者若蔡邕劉

史通通釋卷九 覈才

內

峻一本峻獨不書名而書字非徐陵劉炫之徒各自謂長於著書達於

史體然觀一無觀字侏儒一節而他事可知釋首舉四人皆有

成史者此案伯喈於朔方舊誤作方朔或誤作方翔上書謂宜廣班氏

天文志夫天文之於漢史實附贅之尤甚者也必欲申以

掎撫但當鋤而去之安可仍其過失而益其蕪累亦奚異

觀河傾之患而不遏以隄防方欲疏而導之用速懷襄之

害述史如此將非練達者歟釋一層評蔡邕與書志篇論天文同旨孝標持

論談一作析理誠為絕倫而自叙一篇過為煩碎山栖一志

直論一作是文章句恐有譌字諒難以偶迹遷固比肩陳范者也

釋一層評孝穆在齊有志一有於字梁史及還江左一有而字書竟

不成嗟乎以徐公文體而施諸史傳亦猶灞上兒戲異乎

真將軍幸而量力不為可謂自卜者審矣釋一層評光伯

以洪儒碩學而迤邐不遇觀一無觀字其銳情自叙欲以垂示

將來而言皆淺俗理無要害豈所謂誦詩三百雖多亦奚

以為者乎釋一層評劉炫。上分覈四人見如此名才昔

尼父有言文勝質則史蓋史者當時之文也然朴散淳銷

時移世異文之與史較一作較然異轍故以張衡之文而不

閑於史以陳壽之史而不習於文其有賦述兩都詩裁八

詠而能編次漢冊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幾何釋

至此提出

本篇論旨文與史本非二途但唐初文尚儼體以入史局則非其倫矣。劉之前以詞賦才而成正史者唯班沈二人故列是以略觀近代有齒跡文章而兼修史傳其為式

也羅含謝客宛為詩頌之文蕭繹江淹直

一作

成銘贊之

序

序字似當作筆温子昇尤工

喜一作

復語盧思道雅好麗

作麗字用詞

江總猖獗以沈迷庾信輕薄而流宕此其大較也然向之

數子所撰者蓋不過偏記雜說小卷短書而已猶且乖濫

踳駁一至於斯而况責之以刊勒一家彌綸一代理使其始

末圓備表裏無咎蓋亦難矣釋

此段所舉諸人正證上文麗詞史筆之不相入也

但自世重文藻詞宗麗淫於是沮誦失路靈均當軸每

有當

值西省虛職東觀佇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懷

鉛多無銓綜之識

舊訛作職

連章累牘罕逢微婉之言而舉俗

共以為能

一作共為能事

當時莫之敢侮假令其

一無其字

間有術同

彪嶠才若班荀懷獨見之明負不刊之業而皆取窘於流

俗見嗤於朋黨遂乃哺糟歠醢俯同妄作披褐懷玉無由

自陳此管仲所謂用君子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之道者也

一無釋

此節趁作之者之所趨搭到任之者之

昔傳玄

或作

毅有云

一脫云

觀孟堅漢書實命代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

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者也是後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徒又繼而成之豈亦各拘於時而不得自盡乎何其益陋也以上並傳玄語嗟

乎拘時之患其來尚矣斯則自古之一有所歎豈獨當今者

哉一無當釋未以古語證之眼在拘於時字者字釋句歎時情所尚積而難反也

按載文之言曰文之將史其流一也叙事之言曰其為

文也編字不隻捶句皆雙茲又曰文之與史較然異轍

蓋三史以上文史一揆駢體既興文筆難乎為史筆其

理然也麗於色者必靡於質工為偶者必拙為疎當公

之時值唐初運連軫六朝所謂史局皆文詠之士故對

時局再三言之。或疑諸史叙事究與六朝碑版不同

何累以俳體瞋之噫讀書亦不審矣盍姑取晉宋諸書

觀其叙言乎其中章奏大篇無論他如立談口語決難

猝辨四六而時流吐屬鮮非駢儷乃至徒河羯氏之流

竊時裔種耳應答言句文必疊雙其為矜粉飾逐風氣

顯自筆頭出矣非俳而何疑者退而檢之皆是。史通

極詆儷詞卒亦自為俳體正所謂拘於時者乎然其言

已為退之習之輩前導也

晉令隋經籍志晉令四十卷晉職官志

朱儒一節吳志潘濬傳注武陵部從事樊伯實無才

昔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

此亦朱儒觀一節之驗也按成語似別有本俟考

朔方上書後漢蔡邕傳邕字伯喈拜郎中校書東觀對

奏其所著十意注自陳曰臣自在布衣常以為漢書十

志下盡王莽光武以來唯記紀傳無續志者故太傅胡

廣略以所有舊事與臣臣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

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分則首目并書章左唯陛下留

神

自叙山栖劉峻見補注篇又本傳因遊東陽紫巖山築

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

三異之者四後詳自叙篇

孝穆在齊陳書徐陵傳陵字孝穆太清二年兼通直散

不遣及齊送貞陽侯為梁嗣乃遣陵隨還陳天嘉年

領大著作按在齊有志梁史之語本傳本集皆不見

光伯自叙隋儒林傳劉炫字光伯納言揚達舉炫博學

賊蠱起教授不行乃自為贊曰通人自叙風徽余敢仰

均先達徒以日迫桑榆門徒雨散殆及餘喘薄言胸臆

云云

兩都兩都賦班固

八詠八詠沈約撰隱侯本集一登臺望秋月二會園臨

鶴六晨征曉鴻七解珮去朝市八被褐守山東坡詩

八詠寫於樓上按東陽今金華府陸魯望二遺

羅含晉文苑傳羅含字君章嘗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

西小洲上立茅屋布衣蔬食晏如也

謝客即謝靈運見論贊篇南史庾肩吾傳謝客吐言天

於錢塘杜明師養之十五方還故曰客兒

蕭繹蕭繹即梁元帝參本紀初封湘東王頗有高名與

江淹梁書江淹傳淹字文通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

溫子昇見叙事集三十卷

盧思道北史盧玄傳玄之孫思道才學兼著齊天保中

麗詞文心雕龍有麗詞篇論駢儷體其文曰造化賦形

須臾陶贊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益陳謨

江總陳書總字總持家傳賜書晝夜尋讀文傷於浮艷

等十餘人謂之狎客

庾信北史文苑傳庾信字子山父肩吾為梁中庶子徐

宮出入恩莫與比隆文並綺艷世號徐庾體焉元帝即

位聘於西魏屬大軍南伐遂留長安累遷開府儀同三

司

踏駁莊子末篇惠施多方其道踏駁魏都賦謀踏駁於

世書有作踏駁者踏訓小步失其義矣

史通通舉卷九 覈才 六 內

沮誦失路

升庵外集倉頡沮誦共造文字今世知有倉頡不知有沮誦按沮誦失路借言古筆不行

也又詳外篇正史篇

靈均當軸

按史記屈賈傳但言屈原者名平不言別有靈均蓋離騷自寓即內美修

能之寫象耳離騷見下篇此言靈均當軸借言以詞人當史局也

傳玄有言

傳玄見書事篇其言即所撰論三史故事評斷得失中語也作傳殺者非是

陳尹

後漢班固傳顯宗召固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共成世祖本紀困學

紀問論衡云陳平仲紀光武漢家功德可觀見未詳平仲何人閻徵君若據班固傳推知是陳宗字宏後

漢紀南陽人尹敏字幼季才學深通上言讖書多近語俗辭上非之官止長陵令與班彪善

杜馬

馬援傳援兄子嚴字威卿明德皇后既立嚴慮致譏嫌徙北地皇后勅使移居洛陽顯宗召見嚴進

對閱雅詔留仁壽闈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

劉朱盧揚

後漢文苑傳劉珍字秋孫永初中鄧太后詔珍與劉駒駘馬駘校定東觀暉子穆字公封拜

駘作建武以來名臣傳又朱暉傳暉子穆字公封拜尚書所著論奏二十篇及卒蔡邕與門人共述其體行

謚為文忠先生又盧植傳植字子幹拜議郎與馬日磾蔡邕楊彪韓說等補續漢紀又楊震傳震曾孫彪

字文先熹平中公車徵拜議郎注華嶠書曰與日磾植邕等著作東觀按四人傳中朱穆不及續史事

序傳第三十二

蓋作者自叙其流出於中古乎一無案屈原離騷經其首

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叙發跡實

基於此釋此以賦體自述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叙為傳

然其所叙者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逮於祖先所出則蔑爾無聞釋此則叙體所始而不述其先者至馬遷又徵三閭之故

事放讀文園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於是揚雄遵其

舊轍班固酌其餘波自叙之篇實煩於代雖屬辭有異而

茲體無易釋至太史公則歷述先世而叙體備遂為後代所宗。已上是原始尋馬遷史

記上自軒轅下窮漢武疆宇修濶道路縣長故其自叙始

於氏出重黎終於身為太史雖上下馳騁終不越史記之

年釋自此乃頂接史公開出議論班固漢書止叙西京二百年事耳其

自叙也則遠徵令尹起楚文王之世近錄賓戲當漢明帝

之朝苞括所及一作踰於本書遠矣而後來叙傳非止一

家競學孟堅從風而靡施於家謀一作猶或可通列於國

史多一作見其失者矣釋此為初段議論言遷史本無斷限故遠溯源流班書止述本朝

而亦追叙遠代此習一起攀仰成風然自叙之為義也苟能隱已之短稱其

所長斯言不謬即為實錄而相如自序乃舊譌記其客遊

臨印竊妻卓氏以春秋所諱持為羨談雖事或非虛而理

無可取載之於傳不其愧乎又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

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而已荅以瞽頑舜神鯀惡禹聖夫

自叙而言家世固當以揚名顯親為主苟無其人闕之可

也至若盛矜於已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
母必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釋此兩層與論旨反離

張而相如不嫌自汙王充醜夫自媒自銜士女之醜行然
詆所生是出情理之外者

則人莫我知君子不舊作恥案孔氏論語有云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學也又曰吾每自一作依經省吾身

為人謀而不忠乎與勿友交而不信乎又曰文王既沒文

不在茲乎又曰吾之先一作依經友嘗從事於斯矣則聖

達之舊無立言也時亦揚露已才或託諷以見其情或選

與巽辭以顯其跡終不盱衡自伐攘袂公言且命諸門人

各言一作爾志由也不讓見啻無禮歷觀揚雄已降其自

叙也始以誇尚為宗至魏文帝傳玄陶梅恐誤或當葛洪

之徒則又踰於此者矣何則身兼片善行有微能皆剖析

其言一二必載豈所謂憲章前聖謙以自牧者歟釋此節

篇正諷為自叙又近古人倫喜稱閱其華門寒族百代

無聞而駢角挺生一朝暴貴無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至

若儀父振鐸並為曹氏之初淳維當作李陵俱稱拓拔之

始河內舊記馬祖遷彪之說不同吳興沈先約先約

先後之言一作有異斯皆不因真律無假寧楹直據經史

自成矛盾則知揚姓之寓西蜀班門之雄朔野或曹纂伯
 僑或家傳熊繹恐自我作故舊作之彌遠者矣蓋詢祭
 非鬼神所不歆致敬他親人斯悖德凡為叙傳宜詳此理
 不知則闕亦何傷乎釋末節極之於冒承非
鬼而誇情莫遜矣

按篇何以作為史家以自序殿全史而作也史記而下
 有自序者漢之班宋之沈南北史之李與史遷而四耳
 而旁及於相如揚雄者史傳即其自傳也又及於王充
 魏文傳玄陶葛諸人序見本集者觸類而長藉以起諷
 也以龍門為初式以蘭臺為踵事以浼身證祖為失體

以誇尚妄承為進規核而辯迨後官局分編○篇當次
序傳之例遂廢

前序例題目之間恐是錯簡○唐柳仲敷論氏族曰天

子建德因生賜姓以國則齊魯秦吳以謚則文武成宣

以官則司徒司馬以爵則王孫公孫以字則孟孫叔孫

以居則東門北郭以地則三烏五鹿以事則巫乙卜陶

秦既滅學公侯子孫失其本系漢始尚官七相五公所

由興也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貧士晉宋因之賈

氏弼王氏弘譜學興焉自有譜局史職皆具過江則為

僑姓山東關中號郡姓代北則虜姓凡三世有三官者

曰膏梁有令僕者為華腴尚書領護而上者甲姓九卿
若方伯者乙姓散騎太中者丙姓吏部正貲郎為丁姓
謂之四姓又唐書高儉傳曰太宗以人尚閹閹嫁娶取
貲謂之賣昏詔儉與韋挺等責天下譜謀參考史傳檢
正真偽進忠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望
右膏梁左寒畯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為
九等號氏族志後李義甫恥其家無名更令孔志約楊
仁卿等裁廣義例各以品位高下次之縉紳恥焉目為
勲格至鄭漁仲作通志謂五季以來諸志錄皆散佚云

譜胄源流興廢可考見者如此史言賣昏求財汨喪廉
恥至風教又薄譜錄都廢而公靡常產之拘士亡舊德
之傳矣然水心葉氏又言紉向以藥卻胥原狐續慶伯
降在皂隸憂公室之卑矣若夫志不必憂國行不必及
民但為門戶世有顯寵如晉宋王謝北方崔盧此紉孫
豹所謂世祿非不朽也因閱此文附記其說

離騷陳氏族

篇首帝高陽之苗裔予朕皇考曰伯庸攝
提貞於孟陬予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

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
余曰靈均按庚信哀江南賦自陳氏族較詳

相如自叙為傳

按漢書本傳無自叙明文證之後史知
其言固有本隋書劉炫傳自為贊曰通

儒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卿鄭康成等皆自叙風

徽傳芳來葉云蓋子元之前古人已言之矣

不越史記之年

止自黃帝始按此總紀史記全書也而

本序之始終亦括此三言

遠徵近錄其末以答賓戲終之時則明帝永平年也馬

序推史官之由来班則止

於述姓故史通有異辭

竊妻相如傳相如遊梁歸臨叩令王吉為具召之時卓

相如遂與馳歸成都

論衡自紀自紀篇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

農桑為業世祖勇任氣怨讎眾多祖父汎擔載就安錢

唐縣生子二蒙誦誦即充父與豪家丁伯等結怨徙處

上虞按瞽頑絲惡皆自紀中語

學子名母戰國魏策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母

過堯舜大不過天地是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

行之乎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

三千之罪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揚雄自叙之本傳頽注晉灼曰晉大夫無揚侯師古曰雄

傳皆自叙之文其說必有所受也前相如自叙注已見之

魏文帝論射擊劔彈碁之事皆著於篇

傅玄字休奕見書事篇作陶梅其人無考世說方正注梅頤弟陶字村真王敦咨

旦

評何如曰善褒惡貶佳法也王隱在坐曰尚書三載考績何得月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按陶生許劭之鄉好議論自叙之作或是其人

葛洪抱朴子自叙余抄撮眾書撮其精要或曰玉屑盈者拾玉而奔石余猶摘孔翠之藻羽脫犀象之角牙矣其自序世系晉書本傳略採之

儀父振鐸大戴帝繫篇顛頊元孫陸終娶鬼方氏產六氏族略武王封安之苗裔邾挾為附庸下至儀父始見於經按邾儀父乃曹之後非曹之先也劉言稍借史記曹邾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既克殷紂封邾振鐸於曹

始均李陵魏書序紀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托謂田祖爰歷三代始均之裔不交南夏積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諱毛立威振北方宋書索虜傳索頭虜姓托跋其

先李陵後也按舊本始均作淳維淳維是匈奴遠祖與拓跋無涉拓通作托託

河內馬祖按太史公自序及晉書帝紀同以漢初河內州春秋叙姓別有所祖也侯考

吳興沈先沈約宋書自序沈子國今汝南平輿沈亭是為海昏侯辭不受避地徙居會稽烏程縣之餘不鄉遂世家馬順帝分會稽為吳郡靈帝分烏程為永安吳孫皓分吳郡為吳興郡晉平吳改永安為武康史臣七世祖延始居縣東博陸里餘烏村按南史沈炯傳亦云吳興武康人史通云炯

言有異未詳所本

真律寧楹

胄纂伯僑揚雄傳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呂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

家傳熊繹

漢書叙傳班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虎乳之楚人謂虎班因氏焉按

熊繹楚先君也

敬他孝經聖治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煩省 第三十三

昔荀卿有云遠略近詳

舊作錄遠略近誤

則知史之詳略不均其

為辭

舊作患誤

者久矣

釋

荀子語可作本篇題目二句承接竟似破承舊本傳譌遂與通篇牴牾

及于令昇史議歷詆諸家而獨歸義左傳云正明能以三

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遺斯蓋立言之

高標著作之良模也

並史議原文

又張世偉著班馬優劣論云

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

是班不如馬也

並優劣論原文

然則自古論史之煩省者咸以左

氏為得史公為次孟堅為甚

甚舊作非恐誤

自魏晉已還年祚轉

促而為其國史亦不減班書此則後來逾煩其失彌甚者

矣

首提後史益煩為論案乃先舉于張兩議以啓辨端

余以為近史蕪累誠則有

諸亦猶

古由通

古今不同勢使之然也

釋

揭勢字是篇的 輒求其本

意略而論之

此下對兩議分辨

何者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

閉境相拒關梁不通其有

一言一譌

吉凶大事見知於他國者

或因假道而方聞或以通

一作同

盟而始赴苟異於是則無

得而稱魯史所書實用此道至如秦燕之據有西北楚越之大啓東南地僻界一作遠非於諸戎人罕通於上國故載其

行事多有闕如且其書自宣成以前三紀而成一卷至昭

襄已下數年而一作各占一篇是知國阻隔者記載一作事不

詳年淺近者撰錄多備原注杜預釋例云文公已上六公

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略同而日數加倍此亦

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也是則傳者注書已先覺之矣按先

後書日之文見杜氏集解序疏一本此一作正明隨聞見

而成傳何有故為簡約者哉釋此節兩層言左之約左之

時干之言及漢氏一作時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無思不服

會計之吏歲奏於闕廷輜軒之使月日一作日馳於郡國作者

居府於京兆府字舊謠徵事於四方用使夷夏必聞遠近

無隔故漢氏之史所以倍增於春秋也釋此節言班有不

乃以為不如馬亦降及東京作者彌衆至如名邦大都地

富才良高門甲族代一作世多髦俊邑老鄉賢競為別錄家

牒宗譜各成私傳於是筆削所採聞見益多此中興之史

即後漢所以又廣於前漢也釋由班而推後漢之煩又其

於班史此蓋舉華謝諸本而言篇夫英賢所出何國而無

書之則與日月長懸不書則與煙塵永滅是以謝承尤一作內

周悉江左京洛事缺於三吳陳壽偏委悉也一作安非蜀中巴梁

語詳於二或作國壽所撰益都者舊傳而言如宋齊受命

梁陳握紀或地比禹貢一州或年方秦氏二世夫地之偏

小年之窘迫適使作者採訪易洽巨細無遺者舊可詢隱

諱咸露此小國之史所以不減於大邦也釋更由漢而推

其煩又各因其勢也夫論史之煩省者一無但當要一作

其事有妄載苦於榛蕪言有闕書傷於簡略斯則可矣必

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釋數語一篇筋

論多少詢篤論也且必謂正明為省也若介葛辨犧於牛鳴豺孫

志夢於天眩楚人教晉以拔旆城者謳華以棄甲此而畢

書豈得謂之省邪且必謂漢書為煩也若武帝乞漿於柏

父陳平獻計於天山長沙戲舞以請地楊僕怙寵而移關

此而不錄豈得謂之煩邪由斯而言則史之煩省不中衷也

不衷於一也從可知矣釋此節更就干張所論之二書搜討其

又古今有殊澆淳不等帝堯則天稱大書惟一篇周武觀

兵孟津言成三誓伏羲止畫八卦文王加以繫辭俱為大

聖行事若一其豐儉不類懸隔如斯必以古方今持彼喻

此如蚩尤黃帝交戰阪泉施於春秋則城濮鄢陵之事也

有窮篡夏少康中興施於兩漢則王莽光武之事也夫差
既滅句踐霸世施於東晉則桓玄宋祖之事也張儀馬錯
為秦開蜀施於三國則鄧艾鍾會之事也而往之所載其
簡如彼後一作今非之所書其審如此若使同後來於往世同
來舊作後限一槩以成書將恐學者必詬其踈遺尤其率
來同誤略者矣而議者苟嗤沈蕭之所記宋書南事倍於孫習皆
晉華謝之所編皆後語煩於班馬此四句舊本雜亂不成語錄見篇後不亦
謬乎故曰論史之煩省者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言有闕書
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其

斯之謂也

釋

後節更從煩一邊指證出與簡並勝之義能令勢字身分愈高而文情亦與會翔舞

按篇意都從荀卿子悟來荀言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

則舉大詳則舉小持此四語括此一篇大致了了不須

復贅疏義也其曰但論妄載闕書不論厚薄多少說理

尤為圓足史通著論不難其綜覈難其寬和如此篇醇

乎醇者也。此篇用意與叙事三章大相逕庭非前後

違反也彼以用筆言此以載事言會向此中參悟乃可

與言事增文簡之法又內篇至此將竟特以斡旋前論

偏枯更可識著書補救之法。讀武帝乞糶一段識史

筆之謹嚴見讀書之精密遇此等不放過便能處處得

師

遠略近詳荀子非相篇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

其詳而不知其大也按文之誤從劉勰文心來文心云

荀况稱錄遠略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意亦自背

令昇世偉世偉張輔字也注見鑒識篇

介葛見言語篇

天睦昭四年初穆子去對孫氏及庚宗遇婦人黑而上儂號之

曰牛助余乃勝之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曰吾

子長矣見之則所夢也號之曰牛曰唯遂使為豎有罷

卒亂其室

拔旆宣十二年邲之戰晉師奔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甚

不如大國之數奔也

棄甲見言語篇

乞漿柏父郭注上微行嘗夜至柏谷舍於逆旅因從乞

欲攻之主人姬睹上狀貌而異之止其翁翁不聽姬飲

翁酒縛之乃殺雞為食以謝客明日上歸召姬賜金千

斤按郭不言所出後

獻計天山漢書高帝紀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用陳

遺闕氏云欲獻之闕氏畏其奪已寵因謂單于曰漢天

子亦有神靈得其地非能有也於是開一角得出鄭氏

曰計鄙陋故秘

丙

長沙戲舞

漢書景十三王傳長沙定王發母微故王卑濕負國注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裒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乃呂武陵零陵桂陽益焉

楊僕移關

漢書孝武紀元鼎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呂故關為弘農縣注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為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呂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濶於是徙關三百里按已上四條皆所謂班氏不錄者也今詳考漢書果皆別見而郭本率以班書正文串錄為注反似其言皆出史文者豈不與本旨刺謬乎至楊僕一條但鈔酷吏本傳尤與移關事無涉矣只此校訂頗費日力後詳王本大半得之是其勝郭本處

城濮鄆陵

城濮事在僖二十八鄆陵事在成十六所謂春秋晉楚三大戰之二也

有窮少康

有窮后羿見人物篇又左哀元昔有過澆滅之奔有虞虞思妻之二姚而邑諸綸能布其德以收夏衆使女艾謀澆復禹之績祀夏配天

王莽光武

二漢終始傳紀載之凡數卷

桓立宋祖

晉書之叛臣及諸葛長民何無忌等傳宋書之武帝紀及劉道規等傳並載其事亦數卷

為秦開蜀

戰國秦策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起兵伐蜀遂定蜀史記略同

鄧艾鍾會

魏志鄧艾字士載鍾會字士季太傅繇小子也司馬文王以蜀將姜維屢擾邊陲大舉圖

蜀景元四年秋下詔使鄧艾統諸軍三萬餘人趨甘松沓中綴維會統十萬衆分從斜谷駱口入移檄蜀將

文帝紀其事專載夾載不一冊

沈蕭四句

初注此書案頭有二本文異而誤同正凝想間張生王毅至共勘之揀所兩有汰所兩羨

而四句出遂刊定之後見別本一字不與也二本大小書雜亂謬誤錄後

一本議者荀啻沈約休文著宋書顯字子著齊書蕭之

所記事倍於孫孫盛字安國晉人也當晉書鑿齒字彥威亦著晉

書習華謝之所編語煩於班馬又一議者荀啻沈

約休文梁人蕭行字子顯著齊書蕭孫盛字安國晉

習鑿齒字彥威亦之所編語煩於班馬按二本皆正

混也其文不可以句而行字當字等之誤更不待言

邢子才言日思誤書更是一適余讀此悶極始悟不

史通通釋卷九

孫正恒天照校字

史通通釋卷十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

吳縣張玉穀陰嘉
沙縣劉元典體心參釋

同里華南枝居敬

內篇

雜述第三十四。雜述

在昔舊作昔在三墳五典春秋禱祝當作皆上代帝王之書中

古諸侯之記行諸歷代以為格言釋篇首所列皆謂紀載

其餘外傳則神農嘗藥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實著山經世

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語載言傳諸孔氏是知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由來尚矣釋標出雜述家

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流別殊途並鶩釋落到後所權論列者

而為論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紀一作記二曰小錄三曰逸

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

曰地里書十曰都邑簿釋先釐別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

作者著述詳略難均有權記當時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

春秋樂資山陽一有公字一載記王韶本名晉安陸當作

紀姚叡舊脫梁昭舊脫後略此之謂偏紀者也釋此謂紀

但記近事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則有

獨舉所知編為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漢末英雄蕭

世誠懷舊志盧子行知已傳此之謂小錄者也釋此謂私

各錄知交國史之任記事記言視聽不該必有遺逸於是

好奇之士補其所亡若和嶠汲冢紀年葛洪西京雜記顧

協瓌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者也釋此謂掇拾之書可

街談巷議時有可觀小說卮言猶賢於已故好事君子無

所棄諸若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陽玠松

或作談藪此之謂瑣言者也釋此謂諧噱之書略汝頽奇

士江漢英靈人物所生載光郡國故鄉人學者編而記之

若圈稱陳留耆舊周斐一作裴汝南先賢陳壽益都耆舊虞

預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者也釋此謂鄉邦舊德之高門

華胄奕世載德才子承家思顯父母由是紀其先烈貽厥

後來若揚雄家諜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歷此之謂

家史者也釋此謂門胄先烈之賢士貞女類聚區分雖百

行殊途而同歸於善則有取其所好各為之錄若劉向列

女梁鴻逸民二字恐誤趙采忠臣徐廣孝子此之謂別傳

者也釋此謂甄錄貞範之書陰陽為炭造化為工流形賦

象於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廣異聞若祖台本名台之志怪千寶

搜神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苑此之謂雜記者也釋此謂

怪異之書足當九州土宇萬國山川物產殊宜風化異俗

如各志其本國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荊州記常璩華

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此之謂地里書者也釋此兼

人物言其書亦帝王桑梓列聖遺塵經始之制不恒厥所

苟能書其軌則可以龜鏡將來若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

輔黃圖建康宮殿此之謂都邑簿者也釋此指帝京規制

都城一流已上十條書四大抵偏紀小錄之書皆記即

日當時之事求諸國史最為實錄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圓
備終不能成其不刊永播來葉徒為後生作者削藁之資
焉釋自此以下論其得失。首二條合論詞似
棄而實取切見親知之作足供史底也逸事者皆
前史所遺後人所記求諸異說為益實多及妄者為之則
苟載傳聞而無銓擇由是真偽不別是非相亂如郭子橫
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構虛辭用驚愚俗此其為弊之
甚者也釋第三條之得失奇
者易誕故著此戒瑣言者多載當時辨對流俗
嘲謔俾夫樞機者藉為舌端談話者將為口實及蔽者為
之則有詆訐相戲施諸祖宗褻狎鄙言出自牀第莫不昇

之紀錄用為雅言固以無益風規有傷名教者矣釋第四

條之

得失此條所
戒宜用書紳

郡書者矜其鄉賢美其邦族施於本國頗得

流行置於他方罕聞愛異其有如常璩之詳審劉昫

或作炳非

之該博而能傳諸不朽見美來裔者蓋無幾焉釋第五條

之得失

鄉賢升送年增歲
益闕此為之起疑

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門正可行於

室家難以播於邦國且箕裘不隋則其錄猶

一作雖非

存苟薪

構已亡則斯文亦喪者矣釋第六條之得失世

家子當味其言

別傳者不

出胸臆非由機杼徒以博採前史聚而成書其有足以新
言加之別說者蓋不過十一而已如寡聞末學之流則深

所嘉尚至於探幽索隱之士則無所取材釋第七條之得

補闕遺乃雜記者若論神仙之道則服食鍊或作氣可以

益壽延年語魑魅之途則福善禍淫可以懲惡勸善斯則

可矣及謬者為之則苟談怪異務述妖邪求諸弘益其義

無取釋第八條之得失前注言地里書者若朱贛所採浹

於九州闕駟所書殫於四國斯則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

矣其有異於此者則人自以為樂土家自以為名都競羨

所居談過其實又城池舊跡山水得名皆傳諸委巷用為

故實鄙哉釋第九條之得失土名俚都邑簿者如宮闕一作

闕陵廟街廛郭邑辨其規模明其制度斯則可矣及愚者

為之則煩而且濫博而無限一有故字或作論榱棟則尺

寸皆書記草木則根株必數務求詳審持此為能一論遂

使學者觀之矜亂而難紀也釋第十條之得失宮闕尺於

是考茲十品徵彼百家則史之雜名其流盡於此矣至於

其間得失紛糅善惡相兼既難為覩縷故粗陳梗槩且同

自鄙無足譏焉釋此節總結十品拈出史字作眼雖諸書

數者括又案子之將史本為二說然一脫如呂氏淮南玄

晏抱朴凡此諸子多以叙事為宗舉而論之抑亦史之雜

也但以名目有異不復編於此科釋此又就子家者流剔出近史者以該之

蓋語曰衆一作聚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歷觀自古作者著

述多矣雖復門千戶萬波委雲集而言皆瑣碎事必聚殘

固難以接光塵於五傳並輝烈於三史古人以比玉屑滿

篋良有旨哉釋至此統攝全篇抑然則作然芻蕘之言明王

一作主必擇葑菲之體詩人不棄故學者有當作博聞舊事

多識其恐當作奇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

直守遷固之紀傳亦何能自致於此乎且夫子有云多聞

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則書有非聖言多不

經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釋以揚筆收而歸結到擇字本諸太史擇言尤雅之擇

最是讀古隄防

按從上三十三篇論正史者備矣至是乃旁羅雜乘洪

纖靡遺莊諧彈錄可謂具體鼓吹者乎於正史則嚴核

之不嫌於孤於雜乘則廣收之必贏其類可知子元是

書盡意洗伐特欲令著作之庭淨無塵點耳非教天下

謾弃羣言也。核羣史道用猛矣而如彼上篇卒以持

平者愜物情收雜述道用寬矣而就中分論仍以祛猥

者開文紀猛以濟寬寬以濟猛其諸公孫僑之為政北

宮文子所謂有禮者乎。其流十其舉似者四十流別雖多不離史屬蹟而不亂也舉似似煩而約約且取小冊見收大者可知也約而盡也

神農本草

宋艾晟本草序神農舊經止於三卷藥數百種梁陶隱居因而倍之唐于志寧傳帝問本

草別錄對曰班固惟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至齊七錄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以拯含氣而黃帝以前文字不傳至桐雷乃載篇冊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陀竄記其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附經為說故弘景合而錄之

夏禹山經

胡渭禹貢雖指山海經十三篇劉歆以為山於唐虞之際列子曰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

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然其間可疑甚多顏之推曰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諸暨後人所彘也尤表曰此先

秦之書非禹伯翳作二說允當

世本辨姓

漢藝文志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系謚名號

偏紀四種

陸賈楚漢春秋九卷見春秋家山陽載記隋經籍志樂資撰十卷按山陽公謂漢獻帝

禪魏降封晉安帝紀宋書王韶之字休泰私撰晉安帝陽秋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叙事按晉安帝紀即此陽秋也舊作安陸誤又按北史有王韶乃隋之武臣此以屬對省之字耳梁昭後略隋志姚

最撰十卷按隋志無昭字新舊唐志並有昭字

小錄四種

竹林名士隋志竹林七賢論二卷晉太子中庶子戴逵撰唐志亦作七賢論漢末英雄

記隋志王粲撰殘缺蕭世誠懷舊志隋唐志梁元帝撰九卷按世誠元帝字也諱繹見覈才篇盧子行知已傳隋唐志盧思道撰一卷按子行思道字也

逸事四種 和嶠汲冢紀年 按紀年見春秋家皆簡編科

詔和嶠等以隸字寫之 西京雜記新舊唐志葛洪撰

二卷按伯厚紀聞謂是吳均及蕭賁依託顧協璣語

隋志一卷梁金紫光祿大夫顧協撰謝綽拾遺即此

遺見書志五行章又書事篇言謝拾遺即此

瑣言四種 劉義慶世說見尚書家裴榮期語林見書

尚語錄新舊唐志作齊語錄十卷亦見書志五行章

陽玠松談數書錄解題北齊秘書省正字北平陽玠松

撰事綜南北八朝 隋開皇中所述

郡書四種 陳留耆舊傳隋志漢議郎圈稱撰二卷汝

志斐作裴益都耆舊傳隋志陳壽撰十

四卷會稽典錄隋志虞預撰二十四卷

家史四種 揚雄家譜漢書揚雄傳即採此為之其說詳

序傳篇 殷敬世傳唐志作殷氏家傳三卷

殷敬撰 孫氏譜記唐志十五卷無撰人名

陸宗系歷唐志作吳郡陸氏宗系譜陸景獻撰

別傳四種 劉向列女傳曾鞏序劉向所序凡八篇隋志

書復為八篇 梁鴻逸民後漢書本傳鴻仰慕前世高

士為四皓以下二十四人作頌按鴻所撰即此不當云

逸民或因鴻在逸民傳中有注字向旁者傳寫誤耶

趙采忠臣傳按隋唐志忠臣傳但有梁元帝撰趙采無

攷 徐廣孝子傳新 舊唐志徐廣撰三卷

雜記四種 祖台之志怪隋志二卷新舊唐志作四卷晉

神記隋志十卷 劉敬叔異苑隋志宋給事劉敬叔撰十卷

錄二十卷 劉敬叔異苑隋志宋給事劉敬叔撰十卷

地理書四種 盛弘之荆州記隋志宋臨川王侍郎盛弘

三秦按後漢李膺傳章懷注引之以證登龍門語其書

史通通釋卷下雜述

考相中山水記三卷晉末陽羅含君章撰范陽盧拯注其書頗及隋唐以後事則後人附益也又按地理與郡書略有辨郡書主人物地理主風土但其中華陽志似闕入

都邑簿四種潘岳關中記隋唐志一卷潘岳撰宋中興陽記隋唐志一卷三輔黃圖見書志漢三輔典注建康宮殿無攷又按都邑簿志規制也更與郡書

地理有辨

洞冥拾遺東漢郭憲洞冥序武帝明俊特達之主東方朔滑稽浮誕以詭諫洞心於道教使冥迹之

與昭然顯著今籍舊史不載者撰洞冥記四卷子橫憲字也梁蕭綺拾遺記序拾遺記者晉隴西王嘉字子

年撰皆殘缺文起義炎事記西晉辭趣過誕推理陳迹益絕世而宏博矣

劉昫撰有燉煌實錄十卷涼書十卷其人詳論贊正史點煩三篇

朱贛闕駟朱贛按隋志地理書陸澄合山海經已來一百六十家並多零失見存四十二家又任昉

地記增多陸本八十四家亦多零失見存唯十二家今考其所列見存書皆無朱贛撰九州書名豈在零失中耶前辛氏三秦當亦然北史闕駟燉煌人字玄陰樂安王丕引為從事中郎撰十州志唐志十州志十卷

辨職第三十五職一作識誤

夫設官分職佇績課能欲使上無虛授一作稱下無虛受其

難矣哉昔漢文帝幸諸將營而目周亞夫為真將軍嗟乎

必於史職求真求真二字或作求其斯乃特一無者矣釋泛從課職意刷史之為務厥途有三焉何則彰善

貶惡不避強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乘直編

者矣釋出史職之難史之為務厥途有三焉何則彰善

次勒成鬱為不朽若魯之正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冊勒者

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徒多

聞者苟三者並闕復何為者哉釋以三層實其難若是則道

領矣全籠起議。已下將昔魯叟之修春秋也不藉三桓

之勢漢臣之著史記也無假七貴之權而近古每有撰述

必以大臣居首釋此下論領局之弊案晉起居注載康帝

詔盛稱著述任重理藉親賢或誤遂以武陵王領秘書監

尋武陵才非河獻河間獻王識異淮南而輒以彼藩翰董斯邦

籍求諸稱職無聞焉爾釋此推設領之始即就既而齊撰

禮書舊作國史和士開總知唐修本草徐世績監統夫使辟陽

長信影和士開指搗馬鄭舊作南董亦因之前周勃張飛影徐

彈壓桐雷之右斯亦怪矣釋通到因循故事徒以貴幸武

為言但指出所領非人以見例觀其夾說本草可知所舉

士開總領原用監禮本文正以蹴起下句監史尤難耳何

人改易強大抵監史為難斯乃尤之尤一少之者若使自

若南史才若馬遷精勤一作不懈若揚子雲諳識故事若

應仲遠兼斯具羨督彼羣才使夫一無載言記事藉為模

楷搦管操觚歸其儀一作的斯則可矣釋筆情轉動但今

之從政則不然凡居斯職者必思幸貴臣凡庸賤品飽食

安步坐嘯畫諾若斯而已矣釋正寫官貴無文虛糜高踞之狀夫人既不

知善之為善則亦不知惡之為惡故凡所引進皆非其才

或以勢利見升或以干祈取一作擢遂使當官效用江左

以不樂為謠拜職辨名洛中以不閑為說言之可為大噱

一作笑可為長歎也釋至此透後一層言惟領局寡識遂致

矣領局之弊曾試論之世之從仕者若使之為將也而才

無韜略使之為吏也而術靡循良使之屬文也而匪閑於

辭賦使之講學也而不習於經典斯則負乘致寇悔矣旋

及雖五尺童兒猶知調笑者矣釋入此一喻作上下轉唯

夫修史者則不然或當官卒歲竟無刊述而人莫之省一作

知也或輒不自揆輕弄筆端而人莫之見也兩人字仍由

斯而言彼史曹者崇扁峻宇深附九重雖地處禁中而人

同方外可以養拙可以藏愚繡衣直指所不能繩強項申

威所不能及斯固素餐一作之窟宅尸祿之淵藪也凡有

國有家者何事於斯職哉釋此層蒙領局者却入居局纂

遂緣清禁開置史曹馴致曠昔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

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又語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觀

歷代之置史臣有同嬉戲而竟不廢其職者蓋存夫愛禮

恠彼典刑者乎釋

就虛循故事頓宕一筆

昔正明之修傳也以避時

難子長之立記也藏於名山班固之成書也出自家庭陳

壽之草

一作

志也創於私室然則古來賢雋立言垂後何

必身居解宇跡參僚屬而後成其事乎釋

此正證設局纂修之非古而參

僚屬句即繳歸領局者運筆又捷

是以深識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靜杜

門不出成其一家獨斷而已豈與夫冠猴獻狀評議其得

失者哉釋

結言惟其如是志士所以恥居之也仍對領局作收皆自寓之辭

按內篇研辨史事無騰義矣至是竟作史局議一篇終

之尋夫左氏以來三國而往編年紀傳都非局課自東

觀開而局與焉馴而修必於局矣馴而局且置監矣江

左河朔踵成故事爰暨有唐定制加嚴史館則移入省

中監修則通勅朝宰凡所為禁防程督之具靡弗備至

而古風由是盡變而蔽弊相仍益滋劉氏原始要終至

說病處領者修者分層遞勘如扁倉之胗疾抉根因尅

傳染探癥結真可謂洞垣一方吁室創山藏之轍不可

復循而儒生迂議卒自孤行不廢如此篇是○此議對

蕭至忠輩發與忤時篇相照

真將軍

絳侯世家亞夫軍細柳上自勞軍先驅至不得入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居無何

上至辟門士吏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天子乃

按轡徐行成禮而去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也

史佚冊書使史逸告伯禽封命之書左成四季文子曰

史佚之志有之杜注王命周公後作冊逸告孔傳王為

倚相左昭十二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

曰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

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

晉起居注隋經籍志自晉泰始起至晉元熙凡二十部

會撰劉道又晉起居注三百一十七卷宋北徐州主簿

武陵王晉書武陵王晞字道封康帝建元初領秘

河獻淮南漢書河間獻王德孝景皇帝子被服造次必

好書致賓客
詳自叙篇

禮書士開總知北齊恩倖傳和士開解悟捷疾世祖踐

祚加開府後主深委仗之又先得幸於胡太后封淮陽

王又魏收傳後主即位收掌詔誥除尚書右僕射總議

監修五禮事奏請趙彥深和士開徐之才共監

本草世勳監統舊唐書李勳傳勳曹州人本姓徐名世

英國公又呂才傳右監門長史蘇敬言陶弘景本草多

舛謬詔中書令許敬宗與才及李淳風并諸名醫增損

舊本仍令司空李勳總監定之並圖合成五十四卷

辟陽長信荀悅高后紀徙辟陽侯審食其為右丞相初

不典治監宮中事通鑑秦紀文信侯以舍人

嫪毐為宦者進太后太后幸之封毐長信侯

馬鄭見補注

周勃張飛史記世家絳侯周勃者沛人也為材官引彊

惠帝時以列侯為太尉蜀志張飛字益德涿人也先

主長阪之走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

德也敵無敢近者所過戰克封西鄉侯謚桓侯按益德華陽國志作翼德

桐雷舊注荒史黃帝主鑿藥之臣有岐伯雷公俞跗巫

按二字連稱于志寧傳亦有之見雜述篇注

應仲遠後漢應劭字仲遠詳自叙篇

坐嘯畫諾後漢黨錮傳序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

不樂不閑二句未詳

史曹地處禁中舊書職官志歷代史官隸秘書省著作

省北宰相監修國史遂成故事及大明宮成置於門下

省南館門東西有棗樹七十四根至開元二十五年又

移中書省北以舊尚藥局充館地按史館第

三移已在作史通事後總之皆在禁近也

語云雖無老成後漢孔融傳融性好士與蔡邕素善邕

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按史通益用此

語謂貌似而實不稱也故不曰詩云而曰語云

正明避時見申左序述漢

成書家庭班固傳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

其書顯宗甚奇之

史通通釋卷十辨職

草志私室

陳壽傳壽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既卒范頴上表曰陳壽作志明乎得失願垂採

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按此二條正史篇亦見之

冠猴獻狀

漢蓋寬饒傳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皆賀寬饒不往請之乃往酒酣樂作長信少府

禮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印視屋而歎按獻狀媚態也許伯外戚恩澤侯

自叙 第三十六

予幼奉庭訓早遊文學釋

直叙起不衍世系是自叙著書體非史家叙傳體也年在

紉綺便受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為諷讀雖屢逢捶

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

而聽逮講畢即為諸兄說之因竊歎曰若使書皆如此吾

不復怠矣釋

首表平生與史為緣殆由宿植先君竒其意於是始授以左

氏暮年而講誦都畢于時年甫十有二矣所講雖未能深

解而大義略舉父兄欲令博觀義

舊作疏精此一經辭以

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次又讀史漢

三國志既欲知古今沿革歷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

師訓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略

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貨雖部帙殘缺篇第有遺至於叙事

之紀綱立言之梗槩亦粗知之矣釋

由其宿植之優遂得年未弱冠創通全史

胸貯但于時將求仕進兼習揣摩至於專心諸史我則未

史通補遺卷十 自叙

五

內

暇釋四語泊年登弱冠射策登朝於是思有餘閑獲遂一作

遂本願一作游京洛頗積歲年公私借書恣情披閱至

如一代之史分為數家其間雜記小書又競為異說莫不

鑽研穿鑿盡其利害釋至是并史流旁加以自小觀書喜

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亦作腑非由染習故始在總

角讀班謝兩漢便怪前書不應有一脫古今人表後書宜

為更始立紀當時聞者共責以為舊脫童子何知而敢輕

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集果

以二史疑當為非其有暗合於古人者益不可勝紀始知

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蓄諸方寸釋至是則進退

矣主及年以已過一多立言悟日多常恨時無同好可與言

者維東海徐堅晚與之遇相得甚歡雖古者伯牙之識鐘

期管仲之知鮑叔牙期管鮑不是過也復有永城朱敬則

沛國劉允濟義舊誤與薛謙光河南元行冲陳留吳兢壽

春裴懷古亦以言議見許道術相知所有推揚得盡懷抱

每云德不孤必有鄰四海之內知我者不過數子而已矣

釋此蒙上節俗難與言昔仲尼以睿聖明哲天縱多能觀

史籍之繁文懼覽者之不一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以修

春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
唐虞以迄於周其文不刊為後王法自茲厥後史籍逾多
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當此任其於
史傳也嘗欲自班馬已降訖於姚姚一脫字李令狐顏孔諸書
莫不因其舊義普加釐革但以無夫子之名而輒行夫子
之事將恐致致一脫字驚末愚一作俗取咎時人徒有其勞而莫
之見賞所以每握管歎息遲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實
能之而不敢舊作也釋此節叙到欲出手眼釐定羣既朝
廷有知意恐音字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為史臣再入

東觀原注則天朝為著作佐郎轉左史今上初即位又除
其任神龍元年又以本官兼修國史會遷中書舍人暫罷
今不之改今之史館即古之東觀也每惟皇家受命多
歷年所史官所編粗惟紀錄起居實錄之至於紀傳及志

則皆未有其書長安中一作年一作中會奉詔預修唐疑當史

及今上中即位又勅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錄凡所著述嘗

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當有

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恐當所載削皆與俗浮沈雖自

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為史官所嫉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

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恐當志不遂善志用左氏鬱快孤

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沒世之後誰知

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釋此方叙到正面由職居史局直道難行姑

作史通以昔漢世劉安著書號曰淮南子其書牢籠天地

博極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錯綜經緯自謂兼於數

家無遺力矣釋自此以下歷舉往昔傳書以啟自托之端將淮南作引淮南之書不專一路故用另

述然自淮南已後作者無絕絕一作無必商榷而言則其流又

衆釋四句上益仲尼既歿微言不行史公著書是非多謬

由是百家諸子詭說異辭務為小辨破彼大道故揚雄法

言生焉釋法言主儒者之書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

華而流俗鄙夫貴遠賤近傳茲恐當作牴牾自相欺惑故

王充論衡生焉釋論衡主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

牆面而視或訛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膠柱動多拘忌

故應劭風俗通生焉釋風俗通五常異稟百行殊執一作軌

能有兼偏知有長短苟隨才而任使則片善不遺必求備

而後用則舉世莫可故劉劭人物志生焉釋人物志夫開

國承家立身行事一文一武或出或處雖賢愚壤隔善惡

區分苟時無品藻則理難銓錯一作非綜故陸景典語生焉釋

典語主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異彩後來

祖述識昧

一為殊

圓通家有詆訶人相倚撫故劉勰文心生

焉釋

文心雕龍主文章體裁。每書各有標旨看其舉義簡當

若史通之為書也蓋傷

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

書雖以史為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挾人倫總括萬

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迄於文心而往固

一脫以納諸固字

胸中曾不憚

音蠱或誤作蠱

芥者矣釋

此節穩括諸書與史通相為吐納託出著書本領

夫其為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誠焉

一脫此四字

有諷

刺焉其為貫穿者深矣其為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略者遠

矣其所發明者多矣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

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

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有觀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

我者春秋抑

一脫此六字

斯之謂也釋

至此收到史通作而竊取之義見遂欲上擬春

秋與前迴應

昔梁徵士劉孝標作叙傳其自比於馮敬通者有

三而予輒不自揆亦竊比於揚子雲者有四焉釋

此下又專以子

雲為比者蓋自摹作此書之身分以俟後世相知定文寄意懸遠也

何者揚雄嘗好雕蟲小

伎老而悔其少作余幼喜詩賦而壯都不為恥以文士得

名期以述者自命其似一也釋

第一層在未作史通前見志氣

揚雄草玄

累年不就當時聞者莫不哂其徒勞余撰史通亦屢移寒

暑悠悠塵俗共以為愚其似二也釋第二層曾在方作揚雄

撰法言時人競尤其妄故作解嘲漢書以訓一譌之余著

史通見者亦互言其短故作釋蒙唐書本以拒之其似三

也釋第三層在既作揚雄少為范跋漢書劉歆所重及聞

其撰太玄經則嘲以恐蓋瞽訥然劉范之重雄者蓋貴其

文彩若長揚羽獵之流耳如太玄深奧理難理難一探蹟

既絕窺踰故加譏誚余初好文筆頗獲譽於當時晚談史

傳遂減價於知己其似四也釋第四層通前後時情夫才

唯下劣而蹟類先賢是用銘之於心持一為以自慰釋鈞

似四抑猶有遺恨懼不似揚雄者有一焉何者雄之玄經始

成雖為當時所賤而桓譚以為數百年外其書必傳其後

張衡陸績果以為絕倫參聖夫以史通方諸太玄今之君

山即徐堅朱敬則等數君是也後來張陸則未之知耳嗟乎

儻使平子不出公紀績不生將恐此書與糞土同捐煙燼

俱滅後之識者無得而觀此予所以撫卷漣沍淚盡而繼

之以血也釋末一層似却如旋以疑為信今時後日問世

一重一掩煙景無邊

按史通非史也而史肆也故於正集之終擬史作叙亦

不全乎叙傳也而專乎叙書也體例然也其始循年銓綜其中况古著述其末待後論定其骨岸然其味油然○篇中云貫穿者深矣網羅者密矣商畧者遠矣發明者多矣又云談經惡聞服杜之嗤論史憎言馬班之失而多譏徃哲獲罪固宜由今觀之所言皆驗蓋攻劉見智者鮮有不索其癥而繼唐編史者罔敢不持其律乃好勝之私與同然之是交據而不能自斷卒出於騁辯之一途陰用其言而顯訾其書吾不知其何說也○曷言乎陰用其言也曰第取唐後成書印證之斷可見矣

自其以編年紀傳辨塗轍也而二體之式定自其以史記漢書昭去取也而斷代之例行自其斥秦紀於未帝之先也而開創無冒越之篇自其擬世家以隨時所適也而載記有變通之義自其論后妃稱紀或寄外戚皆非也而傳首始正自其論篇贊復衍更增銘體尤贅也而駢韻都捐自其力排班志之五行也而災祥屏讖緯之蕪自其痛詆魏收之標題也而稱謂絕誕妄之目自其以書地因習為失實也而邑里一遵時制自其以叙事煩飾為深誠也而瑣噉半落刊章約舉數端後史可

覆謂之陰用其言不可概見哉夫古今人不相及望兩
漢之雄俊則道遠效六朝之藻飾則真喪唯夫約法嚴
修辭潔可以學企可使質全為之嚮道者史通也綜往
飭歸功亦博矣故同一書也耳食者曰工訶古人心喻
者曰導吾先路願以告具眼讀書者。每讀新舊書徐
堅等七人傳益使人想重劉公不敢哆口謾也七人者
皆皎皎亮節士也語有之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友也
其弗爽矣夫

東海徐堅

舊書本傳徐堅少好學遍覽經史王少慶善
三禮之學常就質疑又賞其文章典實楊再

思曰此鳳閣舍人樣開元十三年改置正書院為集賢
院以堅為學士副張說知院事堅多識典故前後修撰
格式氏族及國史凡七入書府新書儒學傳堅寬厚長
者太平公主用事武攸暨屢邀請堅堅不許帝大酺集
賢幔舍在百司上張說令揭大榜以侈其寵堅望見遽
命撤之曰君子烏取多尚人卒年七十餘謚曰文按徐
朱諸人皆劉氏石友義取
品概互證故採掇加詳

牙期管鮑列子湯問篇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曲每
奏子期輒窮其趣伯牙歎曰善哉善哉吾於

何逃聲哉又力命篇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
甚戚管仲嘗歎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永城朱敬則舊書本傳敬則字少連長安三年同鳳閣
鸞臺平章事兼修國史張易之昌宗嘗命

畫工圖寫武三思等十八人形像號為高士圖每引敬
則固辭不就其高潔守正如此與三從兄同居四十餘
年財產無異新書敬則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韋安石
嘗閱其藁史歎曰董狐何以加史官權重宰相古聖君

賢臣所以
畏懼也

沛國劉允濟

舊書本傳允濟少孤事母甚謹弱冠除著作佐郎嘗采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為

魯後春秋長安中兼修國史新書允濟嘗曰史官善惡必書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如浮

耳雲

義興薛謙光

舊書薛登傳登本名謙光博涉文史每談論前代故事必廣引證驗有如目擊與徐

堅劉子玄齊名友善景雲中拜御史大夫僧惠範恃太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將加彈奏或請寢之謙光曰憲

臺理冤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遂奏之反為所搆出開元中轉太子賓客以與太子同名勅賜名登卒

年七
十三

河南元行冲

舊書本傳行冲博學多通狄仁傑甚重之性不阿順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猶蓄聚

以自資也脯腊膜腴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痾疾門下賓客堪充旨味者多願以小人備一藥物拜太常少

卿行冲以本族出於後魏而未有編年之史乃撰魏典三十卷事詳文簡為學者所稱秘書監馬懷素卒詔行

冲代其職表請通撰古今書曰為羣書四錄卒年七十七按行冲又嘗著論辯晉元帝出小吏牛金之誣今見

雜說中篇牛
繼馬後注

陳留吳兢

新書本傳兢貫知經史方直寡諧比魏元忠朱敬則薦兢才堪論撰詔修國史天寶初卒

年八十兢叙事簡核號良史初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錄叙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而賴

宋璟等激勵苦切故轉禍為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為相讀之心不善知兢所為即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

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說屢斬改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

卒不改世謂
今董狐云

壽春裴懷古

舊書良吏傳懷古為監察御史聖歷中闕

知微充使往突厥懷古監其軍至虜廷默

歿立知微南面可汗將授懷古偽職懷古不從將殺之

抗辭曰寧守忠以就死不毀節以求生請就斬所乃禁

銅隨軍後竄歸終幽州都督新書懷古清介審慎在幽

州時韓琬以監察御史監軍稱其馭士信臨財廉為國

名將云按所舉知友七人唯

懷古不參史局故未及之

觀史籍至訖于周凡八句皆孔安

淮南子漢淮南王傳安為人好書招致賓客方術之士

採撰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別見

採撰篇按本處蓋指內書言即今所傳鴻烈解

法言論衡揚雄法言見論贊篇

王充論衡見採撰篇

風俗通後漢應奉傳子劭字仲遠撰風俗通以辨物類

名號識時俗嫌疑劭自叙俗間行語眾所共傳

積非習貫莫能原察聊以不才舉爾所知傳曰百里不

同風千里不同俗為政之要辯風正俗最其上也不昔畫

者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不

可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故易今俗語雖云浮淺

然其補節首民者冥也語本晉

難矣按書刑法志王導等議

人物志三國魏志劉劭字孔才黃初中尚書郎作皇覽

樂論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阮逸序予好

閱古書於史部中得劉劭人物志十二篇其述性品之

上下才質之兼偏研幽摘微

一貫於道誠一家之善志也

典語隋志儒案注典語十卷典語別二卷並吳中夏督

陸景撰亡新舊唐志陸景典訓十卷按是書隋志

云亡唐志乃有十卷者存而知幾又見之則亡

者當但指別二卷也或作語或作訓未知孰是

文心南史文學傳劉勰字彥和梁天監中東宮通事舍

人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略云予

自叙

內

齒在逾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讀謂深得文是論之既成沈約取

孝標比敬通梁文學劉峻傳峻字孝標其自序略曰余

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一也敬通值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

斥當年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身操并曰余有悍室亦家道軼軻三同也其異之四曰敬通雖芝殘蕙焚而為

名賢所慕風流郁烈久而彌盛余聲塵寂漢世不吾知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按敬通後漢馮衍字

帶芥相如秋草賦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憊

顏師古音蕘果蒂之蒂唐韻音帝

揚雄草撰漢書本傳哀帝時雄方草太玄有吕自守泊

如也或謂雄吕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

雄好古而樂道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時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鉅鹿侯芭嘗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劉歆亦觀

之謂雄曰空自苦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桓譚曰必傳顧譚不及見也張衡與崔子玉書乃者披讀太玄經知

子雲極陰陽之數心實與五經擬玄四百歲其與乎陸績述玄雄受氣純和韜真含道建立玄經與聖人同趣

桓譚謂之絕倫又法言宋宋咸序法言者蓋時有請問子雲用聖人之法以應答之也東晉李軌為之注

淚盡繼血說苑權謀篇下蔡威公事

體統亡

純繆亡

弛張亡

按三亡篇舊本僅見內篇目錄之末今依目補列於此但自叙後不應更有餘篇嘗閱章宮講山堂

史通補卷下自叙

三

考索純繆篇綴在煩省之下其二篇者不復及而
先舉其總曰五十餘篇則固有其文而莫定其原
次耳再考唐書本傳云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與
今行本數合毋亦史氏疎於原始乎

史通通釋卷十

孫正恒天照校刊

